



百年旧居焕新,历史文脉重焕生机

漫步天津街头,从赤峰道的张学良故居到重庆道的庆王府,从海河之畔的李叔同故居到五大道深处的风貌建筑,越来越多名人旧居(故居指某人自出生就在此生活或长期居住的居所,旧居指某人曾短期生活过一段时间的居所,实际有混用情况,下文以旧居统称。)退去尘封,以全新姿态与市民相遇。这些历经百年风雨的小洋楼,曾是军政要员、文化名流的居所,见证了东北易帜、实业救国、文化革新等诸多关键历史瞬间,如今成为市民触摸历史、游客探寻津韵的热门“打卡地”。

推开张学良故居的雕花铁门,一栋典雅华丽的法国巴洛克风格小楼静静矗立。米黄色外墙、精致檐口雕花与复古窗棂,共同还原出上世纪20年代的民国风华。这座位于赤峰道78号的建筑,始建于1921年,1924年张学良以张寿懿(张作霖五夫人)名义购入,此后成为他在津的重要居所,更是天津“督军街”的核心地标。张学良故居景区总经理纪昕介绍,改造前这里曾被用作办公楼、酒楼,建筑本体保存尚可,但历史价值长期沉睡。“我们2010年接手后,始终坚持‘保护优先、修旧如旧、文旅融合’的核心原则,严格沿用菲律宾木料等原材料,保留建筑原始结构与风貌,用两年时间完成研究、修缮与布展。”

步入室内,场景复原精准而厚重:一层中西餐厅对称排布,二层赵一荻卧室清雅静谧,军政议事厅庄重肃穆,共有7个实景展厅、300余件展品,完整还原少帅在津生活与军政场景。赵一荻亲笔画《层峦叠嶂》等珍贵藏品悉数亮相。“史料缺失、文物征集难、原貌复原要求高,是改造最大的难题。”纪昕坦言,团队遍访全国相关旧居与博物馆,邀请张学良侄孙张闻天担任历史顾问,在亲属与文史专家的双重把关下,才实现精准复原。如今,张学良故居以沉浸式零距离参观、互动讲解、民国演艺、科技智慧解谜等体验为特色,联动“津沽旧事”沉浸式街区,形成“白+黑”全时段文旅产品,年接待游客近40万人次,成为天津旧居类景区中的标杆。

转过街角,庆王府以中西合璧的恢弘气度,成为五大道最具辨识度的历史地标。这座百年建筑,是爱新觉罗·载振在津生活22年的居所,建筑外观取古希腊爱奥尼亚柱式,内部格局恪守中式宅院礼制,仪门、隔扇,内外有别,尽显“西形中魂”。庆王府项目运营单位“天津市现代文化艺术交流服务中心”理事长石玮介绍,王府拥有独一无二“四绝”:比利时代传艺掐丝玻璃、196根官窑三色琉璃柱、金丝楠木阴沉沉木双面透雕和院内从北美移栽而来的黄金树,均为百年原物。“2024年我们正式接手运营,在文物部门与天大建筑团队指导下,坚持在保护中发展,在发展中保护,边运营边升级:更换电梯、改造卫生间、在文物核心区铺设保护性地板,既满足大量游客参观,又最大限度保护文物本体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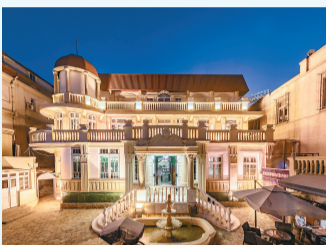
厅堂之内,掐丝玻璃以细于发丝的玻璃丝编出水墨山水,三色琉璃柱流光溢彩,石膏顶雕牛花雕饰寓意日日不息、勤勉向上。载振会客厅、卧室、书房按历史原貌复原,留声机、老家具、历史照片与文献,还原出王府当年的生活场景。“我们不做简单陈列,而是挖掘载振‘前半生政治救国,后半生实业兴邦’的精神内核。”石玮

天津名人旧居探索深度活化之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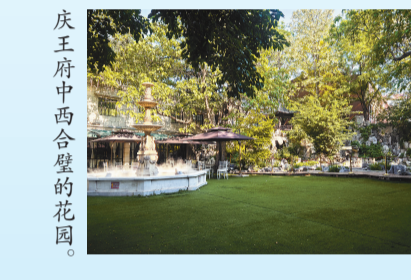
记者 徐雪霏

私点追踪

天津坐拥800余处名人旧居,它们是镌刻城市记忆的活态遗产,更是承载近代风云的文化坐标。随着旧居升级改造工作的推进,一批名人建筑相继焕新开放,让尘封的历史故事重新走进大众视野。然而,在旧居“上新”的热潮背后,浅层改造、内容空心、体验落差等问题愈凸显,如何让百年洋楼焕发新颜值,更守住文化灵魂,成为天津名人旧居活化利用亟待破解的课题。



张学良故居景区建筑。



庆王府中西合璧的花园。

说,景区还推出了1:1还原王府场景的VR(虚拟现实)沉浸式解密游戏,让游客在互动中了解庆王府独特的建筑特色,认识“中国末代亲王”载振;中厅目前常态化举办昆曲、音乐会、艺术展,让百年空间成为公共文化客厅。中心自2024年接手庆王府的运营,仅一年多的时间,游客量就从每年30万人次增至2025年的50万人次,庆王府真正从“接待场所”变为面向大众的文旅地标。

沿海河而行,李叔同故居纪念馆灰墙朱门、庭院清幽,一派津门文人家院气象,与都市喧嚣隔出一方文脉净土。作为弘一大师李叔同的诞生地,这里是天津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名人故居。2020年至2022年,故居历经两年全面提升改造,天津博物馆原副馆长兼李叔同故居纪念馆原馆长沈岩全程参与。“改造的核心,是突出‘海河之子李叔同’,强化天津对大师成长的摇篮作用,用真实史料讲好天津故事。”沈岩介绍,改造面临空间狭小、展线不足等难题,团队通过腾挪办公区、优化功能布局,将展厅在原有基础上大幅拓展,展线延长80余米,展品数量成倍增加,大量关于李氏家族、李叔同籍



张学良故居景区展厅。

张学良故居景区展厅。

庆王府比利时代插丝玻璃。

贯与父亲档案的珍贵史料属首次开展展出。

故居内8个展厅、3个复原展室有序开放,《家国情怀》《才华璀璨》《立德修身》三大板块,完整呈现大师人生轨迹与文化贡献。文房四宝、家书墨迹、艺术珍品、多媒体互动设备错落分布,游客可聆听《送别》,观赏话剧首演影像、临摹书法篆刻。“我们不仅做静态展览,更推动活态传承。”沈岩说,故居打造“叔同之夜”沉浸式夜游项目,成为天津首家常态化夜间开放的博物馆,让“白天美起来、夜晚亮起来”。如今,这里既是李叔同研究的重要阵地,也是研学课堂、文化沙龙与市民精神家园,真正实现“为一个人,赴一座城”。

从张学良故居的民国风云与沉浸式活化,到庆王府的文物坚守与文化赋能,再到李叔同故居纪念馆的史料深耕与夜间创新,三处标杆名人建筑走出了各具特色的升级之路。修缮后的旧居外立面整洁大气,庭院环境雅致宜人,标识系统清晰完善,配套服务日趋齐全,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。一批旧居成功创建A级景区,一批特色文旅项目落地生根,一批沉浸式体验深受追捧,越来越多的市民愿意走进旧居,越来越多的游客把旧居列为来津必“打卡地”。

历史不再是书本上冰冷的文字,而是可看、可听、可感、可触的鲜活场景;百年建筑不再是静止的标本,而是承载故事、传递精神、连接古今的文化载体。在五大道、海河、海河的光影里,在老城区的街巷中,故居焕新、文脉永续,成为津城大地上最动人的文化风景。

浅层改造普遍,空心困境亟待破解

近年来,全国范围内历史建筑保护与名人旧居开放力度持续加大,“让文物活起来”已成为普遍共识,一大批尘封已久的旧居得以修缮面世,这无疑无疑是文化传承的积极信号。但放眼全国,名人旧居在快速开放过程中,也普遍面临着同质化、浅层化、体验感不足等共性问题。天津资深导游梁爽常年带团往来各地,他直言,这是行业目前存在的普遍现象:“现在游客吐槽最多的,就是名人旧居内容单薄、千篇

一面。很多城市的名人旧居都存在重修缮、轻解读,重开放、轻运营的情况。房子修得很漂亮,但内容支撑不够,活动跟进不足,久而久之就变成了‘打卡即走’的景点。”梁爽表示,游客真正想要的是,读懂人物、读懂历史,而不只是看一栋修缮一新的老房子。

深究其背后原因,多位业内人士指出,可持续资金不足、专业运营力量缺失以及文史研究支撑薄弱,是制约故居深度活化的核心症结。“名人故居改造最大的难题,是史料缺失与文物征集困难。”纪昕坦言,张学良故居改造耗时两年,才通过走访亲属、专家考证,还原历史原貌,而不少故居因缺乏专业文史支撑,只能简单陈列,难以呈现专属故事。石玮也表示,文物建筑改造限制多,运营成本高,部分运营方追求短期效益,不愿投入资金深耕内容,导致“一开了之”的现象,缺乏长效运营机制。

沈岩作为文博研究馆员,多年来致力于对名人故居升级改造问题的研究,她从专家视角直指问题核心:“当下故居改造空心化,根源在于文化认知偏差、运营逻辑错位。部分场馆重建建筑外观、轻精神内核,盲目追求流量,戏说历史,忽视了故居作为文化载体的教育意义与传承价值。”她指出,有的故居空置,仅挂一块牌匾;有的内容空洞,无法引发观众共鸣;有的过度商业化,让文化传承让位于经济利益,最终导致故居“有颜值无内涵,有建筑无故事”。

记者实地走访发现,即便是部分已开放的旧居,仍存在讲解不专业、体验单一、内容更新缓慢等问题。“旧居的核心价值从来不是建筑本身,而是建筑里的人、发生的事、承载的精神。”沈岩强调,浅层改造不仅浪费珍贵的历史资源,更会消耗市民与游客的文化热情,让百年文脉难以真正传承。

颜值与内涵共存,从“打卡点”变“文化场”

名人旧居是不可再生的文化瑰宝,升级改造绝非简单的修修补补,而是保护与活化并重、颜值与内涵共存的系统工程。如何破解空心化困境,让天津名人旧居真正“活”起来、“火”起来?受访专家、运营者与政府部门纷纷建言,给出破局路径。

坚守保护底线,深挖文化内涵是前提。“旧居改造必须以保护为基,恪守‘修旧如旧’原则,保留

历史真实性,杜绝大拆大建。”沈岩表示,李叔同故居纪念馆改造始终坚守史料真实,不戏说、不演绎,通过严谨考据还原历史,这是故居活化的根本。“我最怕的就是,房子刷得锃亮,故事却讲得含糊。”沈岩回忆起当年改造李叔同故居纪念馆时的场景,至今仍深有感触,“当时团队最较劲的就是史料的甄选与核查。为了还原真实的李叔同,我们把办公区全部搬出去,把空间让给展览;把李氏家族档案、籍贯信息、弘学研究资料一点点挖出来,很多都是第一次对外公布。我们不搞‘网红化’。”沈岩说得很实在,“游客来这里,是冲着弘一大师李叔同来的,不是来拍个照就走的。你得让他看完心里一动,觉得‘原来大师是这样的人’,这才不白来。”

创新展陈体验,丰富业态供给是关键。针对游客对沉浸式体验的需求,多家旧居已先行先试。张学良故居推出“日间旅游+夜间演艺”的全时段、全场景沉浸式文旅体验,联动“津沽旧事”街区,打造集参观、演艺、解谜、写真于一体的文旅生态,让游客从“旁观者”变成“参与者”。“我们发现,年轻人不是不爱历史,是不爱‘死板的历史’。”纪昕笑着说,“现在很多游客愿意在这里待上两三个小时,就是因为‘有意思、有参与感’。”

政府统筹引领,推动开放共享是保障。近年来,天津市坚持推动历史风貌建筑与名人旧居向公众开放,让全民共享,着力改变过去以办公为主、小众使用的状态,让洋楼资源真正回归公共属性。按照“可进入、可触及、可感知、可沉浸”的目标,和平区文旅局先后推动悦桦院、棉里PLUS街区、李吉甫故居、安里甘艺术中心等一批点位活化开放,让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建筑之美与历史底蕴。工作中,政府重点做好统筹协调与品质把关,联合产权单位、运营使用方共同研究修缮方案,业态定位与风格把控,确保“开一个、成一个、火一个”。和平区文旅局局长彭尧表示,“实践证明,保护与开放并非对立,利用就是最好的保护——在保护中发展、在发展中保护,让建筑有人用、有人管、有持续投入,百年洋楼才能真正历久弥新,焕发活力。”

开放互鉴提升,讲好天津故事是方向。在梁爽看来,天津名人旧居想要真正提升,最关键的是打开大门、开放共享,博采众长。如今,国内外不少城市在旧居活化上已经形成成熟经验,天津可以敞开思路,主动学习借鉴先进模式。在保护底线不动摇的前提下,大胆优化展陈、丰富体验、提升服务。更重要的是,要把更多长期封闭的名人旧居真正“打开”,让市民和游客走进历史、贴近名人,让老建筑不再高冷、不再遥远。“旧居不应是高高在上的标本,而应是可亲、可懂、可回味的城市记忆。只有以开放的心态、学习的姿态、务实的举动,扎扎实实讲好天津故事,才能让游客真正记住天津、爱上天津。”梁爽真诚地说道。

春风化雨润文脉,百年洋楼启新程。天津的名人旧居,是近代中国的缩影,是城市文化的根脉,更是不可复制的精神财富。旧居升级改造,既要焕新建筑容颜,更要坚守文化灵魂;既要迎合市场需求,更要传承历史文脉。唯有告别表面功夫,深耕文化内涵,创新体验形式,完善运营机制,才能让每一栋百年旧居,都成为有故事、有温度、有底蕴的文化载体,让万国建筑博览会的风采永续传承,让津门文脉在新时代绽放新光彩。

百年建筑无言,历史精神有声。当海棠花再落五大道,当游人走进旧居深处,愿每一栋小洋楼都能诉说鲜活往事,每一段历史都能温润人心,让天津名人旧居真正成为可阅读、可感受、可传承的城市文化地标。

非遗新传

纫制华裳到拈花寄情

记者:您如何与插花结缘的?

李雪蕾:我中学时在天津美术高中读书,后来出国留学,学的服装设计。2008年回国,在河西梅江开了自己的服装设计工作室。当时淘宝发展得快,对线下服装店的冲击特别大。我就想着,能不能学点别的东西,给店里增加一些附加值。店里做的是新中式风格的服饰,跟传统文化天然有关系,所以我就开始接触茶道、香道、花道。初衷很简单,就是给会员做活动,让大家有个由头来店里坐坐。

可能因为我有美术底子,在色彩搭配、构图、器皿结合这几方面,插花对我来说特别顺手。中式插花跟西式还不太一样,西式插花像油画,是色块的艺术。只要有美术基础,花材配好了,相对而言比较容易出效果。但中式插花不一样,拿几片叶子、几朵花,如果没有章法,没有审美、没有文化支撑,它就是散的、乱的,出不来那个味儿。

中式插花可挖掘的东西太多了:文化背景、瓷器,还有我们特有的“撒”固定技法,它的可持续性、可发展性太强了。所以,我一头钻进了中式插花。就这样,我从为了开店的营业额变成了为了精进自己的花艺,越学越深,参加全国的展,去世界各地交流。慢慢地,服装变成了副业,插花变成了主业。

记者:您后来拜了张超老师为师,他是“撒”技法的重要推动者。这段师徒缘分对您的技艺传承有什么影响?

李雪蕾:我师傅师从王莲英大师,王莲英大师是中国插花界的泰斗之一。有意思的是,我们这一脉往上数,第一代其实是天津人。这大概也就是为什么我在北方学插花,总觉得特别得心应手,因为文化是相通的。

我师傅但凡出席活动、参加比赛,都坚持用“撒”。就这样,他带着我们这个团队,一直坚持将近二十年。全国所有中式插花的正式比赛都会用“撒”,这个变化,十几年前是不敢想象的。



李雪蕾

东丽区非遗项目“民间传统插花技艺”第四代传承人李雪蕾,十余年前从海外留学归来,她在服装设计与传统花艺的十字路口,最终选择追随内心的声音,拜入名师门下,成为津门传统插花技艺的传播者。她把天津人寻常日子里的花意,一点点融入自己的生活,也融入许多普通人的日子。

我为什么能拜师?可能因为我有点语言优势。那时候我跟着师傅出国交流,去马来西亚、泰国,我能帮着翻译。再加上我也是学美术出身,自己比较努力,顺理成章成了他第四个徒弟。前面三个都是南方人,他说:“老四是北方人,挺好。”拜师以后,学的东西就更为核心了。天津离北京近,师傅那边只要有活动,有展览,我随时到。这些年,我们团队每年都带一本书,把“撒”上的新技巧汇总分享。

记者:从天津走出去,又回到天津。这座城市在您的人生选择中,扮演了什么角色?

李雪蕾:天津娃娃在哪儿都会想家。我在加拿大待了快十年,那儿中国人不少,但天津人少。巧的是,我也是天津人。说实在的,天津人恋家,这是骨子里的。我是独生女,当时家里出了变故,我要回来照顾我的母亲。所以没有任何犹豫,回国,回天津。现在就是一边照顾妈妈,一边带着插花有点事干,生活挺踏实。长远来看,我的孩子现在在国外上学,孩子做课题报告时,已经会拿中国的插花、

李雪蕾 花间深处是吾乡

记者 张洁

茶点去展示了。这门技艺还能成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纽带。这不就是最好的传承吗?

记者:传统插花分为宫廷、文人、寺观、民间四大流派。您传承的民间插花,最大的特色是什么?难点又在哪里?

李雪蕾:最大的特色就是接地气。文人插花局限在书房、茶席,宫廷插花更是小众。民间插花有一个核心理念,逢花必有义,必吉祥。过年我们买水仙、买蝴蝶兰,好看的背后,是对新年的期盼,是对“圆满”“富贵”的向往。民间插花应时、应季、应景,信手拈来。春天插桃花、迎春,夏天插荷花、石榴,秋天插菊、枫,冬天插蜡梅、水仙。不求反季节,不刻意造作,它就应该是生活的一部分。

这一点,也是中国插花和日本花道最大的区别。日本花道讲“侘寂”,喜欢在花开花落里体悟生命的无常。但中式插花不一样,我们一定是积极的、向上的、吉利的。同样是东方文化,根上的气质却截然不同。哪怕插一枝残荷,也是为了表达“留得残荷听雨声”的诗意。

记者:您以获奖作品为例,讲讲传统插花从构思到完成的具体步骤?

李雪蕾:就拿我的金奖作品《松鹤延年》说吧。首先,选容器。我用了一个民国时期的青花帽筒。帽筒是什么?过去官家放礼帽的。天津在民国时期是特别有代表性的城市,帽筒就是那个时代老百姓生活的一部分。我想表达的是,民间插花不是高高在上的,它与生活息息相关。

然后,定主题、选花材。“松”我用的是五针松,挺拔有骨气;“鹤”用的是鹤望兰,花形特别像仙鹤的头和冠。花材选定了,主题就立住了。之后,确定固定方式。这么大的帽筒,不能用花泥。我选了一个“井字撒”,用三点支撑法,把“撒”稳稳地卡在筒口。最后,修剪、插制。

先有创意,再选容器,再选花材,最后用“撒”固定成型。整个过程是“虽由人作,宛自天开”,看起来像自然生长出来的,其实每一步都经过了人的精心设计。这里面最见功夫的就是“撒”。不同的容器、不同的花材、不同的造型,要

用不同样式的“撒”,井字撒、十字撒、三角撒、拱形撒等,最基本的几十种,但千变万化。每一个“撒”都是一个微型的榫卯结构,不需要任何胶水、钉子、花泥,纯靠植物枝条本身的张力固定。

一花一叶见生活

记者:以天津的气候和节气为例,请您讲讲花材与花器的搭配和寓意?

李雪蕾:咱天津春天的节奏是这样的:先农大院第一枝玉兰开了,天津的春天来了;玉兰快败的时候,海棠节来了,满街都是粉白色的花瓣;海棠快谢的时候,水上公园的牡丹园开了,芍药也跟着来了。我们把这些花连起来读一读:玉兰、海棠、牡丹,玉堂富贵。这就是民间插花最经典的春季搭配,大家看着就高兴。

中国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插花著作中,明代形成了以“瓶花”命名的插花专著传统,比如《瓶花三说》《瓶花谱》《瓶史》,书名都带着“瓶花”二字。为什么大家这么爱用瓶子?因为“瓶”谐音“平”,图个平安。瓶里插牡丹,寓意“富贵平安”;插月季,寓意“四季平安”。再说容器,筒花在民间也很常见,比如竹筒、梅竹筒、竹子是君子的象征。还有碗花,过去老百姓吃饭的碗,也可以拿来插花。我们传承的不是文物,是生活方式。

记者:您在传播和推广这项非遗技艺上,具体做了哪些工作?

李雪蕾:我们不只是在教室里授课,而是让插花走进不同的人群和场景。我们在天津青年宫开设了系统课程,当时做的是青年社团,利用中午或晚上一小时,用碎片化时间学一门技艺。后来全国兴起青年夜校,我们其实早几年前就已起步。目前青年宫一周七个班次,每班十人左右,加上周末和晚课,每周覆盖百人次。

我们与天津图书馆、天津博物馆合作。在天津博物馆,结合馆藏做主题插花,比如在清代花鸟画展期间,请策展人讲解画作,再带观众用画中的花材进行插制;瓷器馆则围绕缠枝莲、青瓷纹样来设计。我们定期走进社区,为老年人做公益插花。我们也会去阿里甘教堂开展活动,在教堂里做中式插花,中西合璧,反而格外契合天津包容、混搭的城市气质。

记者:您认为现在的年轻人为什么会喜欢传统插花吸引?

李雪蕾:吸引力其实来自两方面:一是疗愈,二是成就感。现代人生活节奏快,每天对着电脑、手机,特别需要一些能让自己静下来、慢下来的事情。插花面对的是鲜活的生命,修剪枝叶、调整姿态的过程,本身就是一种放松。另外,中式插花不像西式那样随便一插就好看,它需要构图、留白、思考。当你花了心思,终于完成一个自己满意的作品,那种“我真行”的成就感特别强烈。

我在青年宫的系统课做了五年,有一件事特别能说明问题。第一期有四个学员,到现在还坚持在上课。您说她们是没学会吗?不是,是习惯了。一个星期见一次面,互相认识了四五年,这个班已经成了一个花友会,大家不只是来学花,更是来见人、来放松、来找一份属于自己的时间。传统插花吸引年轻人的,不只是一门技艺,更是一种生活方式,一份社交归属、一个自我价值的重新确认。

记者:在您看来,天津这座城市的性格和插花艺术之间,有什么共鸣?

李雪蕾:天津这座城市非常包容。我去石家庄大院,看见一个特别大的石雕花盆,半人多高,非常精美。我一问才得知,竟然是烟筒,是过去大户外人家烧暖气的出烟口。您说,连烟筒都做成一个大家盆,天津人对花得有多上心?杨柳青年画里,很多都有花的元素,玉堂富贵就是年画最经典的题材之一。剪纸也是,天津的剪纸讲究逢花必有义。花的寓意、花的吉祥、花的审美,早就刻在了天津人的生活里。

所以我在创作中,会大胆地用一些“外来”的花材。康乃馨虽然是外来的,但它寓意健康;郁金香来自欧洲,但春天插几枝在青花瓷瓶里,也很好看。就像天津这座城市一样,不拒绝、不排斥,把好的东西拿过来,为我所用。

记者:您对未来有什么计划和期待?

李雪蕾:我想把天津本地的民俗文化,更多地转化到我的插花作品里。我会研究杨柳青年画的配色、石家大院的花雕纹样、剪纸的吉祥寓意,把它们转化成插花创作的养分。年画里有“莲年有鱼”,我能不能用荷花和鱼做主题?剪纸里有“喜上眉梢”,我能不能用梅花和喜鹊做主题?这些不是生搬硬套,而是互通的,因为它们背后的逻辑是一样的:对美好生活的向往,就是咱老百姓最朴实的念想。

非遗传承不一定非得是大师带徒弟,也可以是三五好友,一星期见一面,插插花,说说话,高高兴兴的。传统插花,它不是展柜里的古董,它是咱天津人日子的那一点“喜”。